

名辩学论

周云之／著



学丛书 18

国学丛书 18

名辩学论

周云之 /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辩学论/周云之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 12

(国学丛书)

ISBN 7-5382-4060-8

I. 名… II. 周… III. 形式逻辑 IV. B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2478 号

国学丛书

名辩学论

周云之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7,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frac{1}{2}$ 插页: 6

印数: 1—2,000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刘瑞武 插图: 韩梅
柳青松 责任校对: 赵怡轩
封面设计: 孙树慈

ISBN 7-5382-4060-8/C · 143

定价: 19.50 元

國子監藏書

楚圖南



《国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张岱年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利器	方立天	刘梦溪	李宝义
李学勤	汤一介	张政娘	张岱年
庞 朴	杜石然	金克木	周振甫
徐邦达	袁晓园	梁从诫	贾非贤
傅璇琮			

《国学丛书》策划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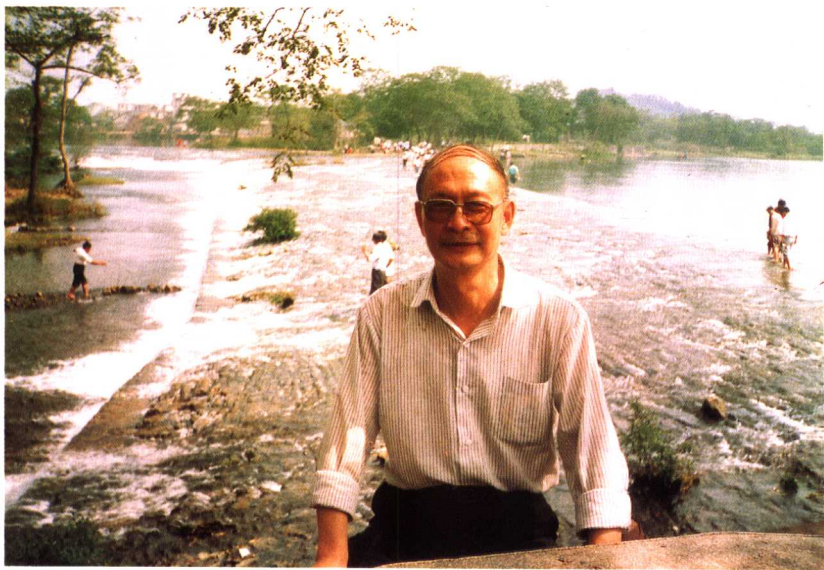
主 任：陶 铨 俞晓群

成 员：陶 铨 俞晓群 葛兆光 王 炎
冯统一 梁刚建 李春林 刘瑞武
王越男

本书责任编辑：俞晓群 刘瑞武 柳青松

版 式 设 计：韩 梅

责 任 校 对：赵怡轩



作者简介

周云之，江苏宜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墨经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著作有：《先秦名辩逻辑指要》、《墨经校注·今译·研究——墨经逻辑学》、《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校诂·今译·剖析·总论》及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副主编）、《先秦逻辑史》（合著）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约 50 篇。

《国学丛书》序

张岱年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二十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

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后来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更提倡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这些都是人文科学，不包括自然科学。在此之前，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三种：一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通几之学，即哲学；三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方以智论通几与质测的异同，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有其独到之处。

以上这些关于学术的分类，都未免简而未备，中国的传统学术实较此为宏广。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典籍目录来考察中国学术的内容。《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

《七略》，将书籍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诸子是哲学政治学说，诗赋及诸子中的小说家是文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包含天文历法，方技指医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自然科学及军事学居于显著的地位，而经学居于学科之首。《汉书·艺文志》之后，传统的目录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清代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传统目录学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之中，经部是经学，包括小学；史部是史学，包括地理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小说以及释道典籍。集部是文学。《四库总目》将哲学、自然科学及宗教都归入子部，不如《汉书·艺文志》将数术、方技与诸子并列。

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 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 Sinology 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灿烂光辉的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语云：“国有与立。”（《左传·

照公元年》“国于天下，有与立焉。”）我们中国必有其足以立国的思想基础。这立国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湛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是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之一，先秦哲学可以与西方古希腊哲学媲美，宋明哲学的成就超过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的文学艺术亦独具特色。二十年代曾经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然而近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曾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不过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而已。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研究国学，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可以说是瑕瑜互见、精粗并存。其中既有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知灼见，至今犹能给予人以深切的启迪；亦有违离客观实际的谬妄之说。我们研究传统学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历史上从古流传下来的污垢，发扬前哲已经揭示的相对真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当然，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开拓认识真理的道路，揭发前人尚未发现的真理。但是，创造性的思维仍以通晓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为必要条件。

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面要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昭告年轻一代；一方面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借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古语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礼记·学记》）如果不接触中国学术的内容，怎能了解其真实价值所在呢？认真钻研祖国的学术思想，以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整理，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辽宁教育出版社有鉴于此，提出编印《国学丛书》的计划，意在承继前贤志业，融合近代以

来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的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与意义。我代表“丛书”编委会略述此丛书的宗旨与编辑旨趣，希读者鉴之！

1991年3月

序于北京大学

序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有关于名辩的学说。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宣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孔子所谓正名，既有政治的意义，也有理论的意义。墨子更重视谈辩，弟子问：“为义孰为大务”，墨子回答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此谈辩作为义事之一。《墨经》中有关于名的论述，而《小取》篇论辩尤详，不仅论及了“辩”的目的、方式和原则，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辩”的各种具体论式，讨论了“辩”的具体规则，构成了比较完备的辩学体系。在战国时代以善辩著称的还有惠施与公孙龙。公孙龙著《名实论》，说明了名与实的关系，揭示了正名的基本原则。荀卿继承孔子的正名思想，著《正名》篇，对于正名原则作了详细论证。荀子的《正名》篇可谓先秦时代正名学说的总结。

中国古代关于名辩的理论，与西方所谓逻辑约略相当。“逻辑”是一个译名，过去学者亦尝译为“名学”、“辩学”或“名辩学”，日本学者译为“论理学”。我认为，与西方逻辑相当的中国名辩学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周云之同志对于中国逻辑史有较深的研究，对于先秦墨家和名家的学说进行了精细的考索，近又以墨家的《小取》篇、公孙龙的《名实论》、荀子的《正名》篇为主要依据，详细论述了

中国的名辩学说，考证精细，分析详明，文笔流畅，条理清楚。其中对于“名辩学”之名的由来；对于名辩学的对象、性质、特点及理论体系；对于名辩学与中国古代逻辑及中国逻辑史的内在关系与区别等基本的理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新见。特别是将名辩学划分为正名学（名学）和论辩学（辩学）两部分，尤其具有新意。这是对于中国名辩学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又一贡献。周云之同志征询我的意见，于是略陈中国名辩学说的意义，作为序言。

张岱年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五年五月

作者自序

我在长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早已接触到“名学”、“辩学”、“名辩学”（“名辩”、“名辩思想”、“名辩理论”、“名辩逻辑”）等概念，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把“名学”、“辩学”、“名辩学”之名等同于“中国古代逻辑”的，或者只是为了突出中国古代逻辑主要讲“名”或主要讲“辩”或主要讲“名”和“辩”（名辩）的特点。我自己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和撰写中也常常不加思索地沿用“名学”、“辩学”或“名辩学”等名称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实际上是当作“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或等义词使用的。例如，我在1993年出版的《先秦名辩逻辑指要》一书，就纯粹是一本逻辑史专著，而仅仅是为了突出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才加上“名辩”一词的。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名学”、“辩学”、“名辩学”等名词的理解和使用，几乎没有发生过重要的争议。

近年来，有的学者主要是中国逻辑史方面的有些学者，开始对“名学”、“辩学”、“名辩学”之名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用“名学”或“辩学”之名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都有偏窄之误（名称窄于内容），因而主张用“名辩学”之名

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更为名符其实；有的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就是名辩学，研究名辩学就等同于研究中国逻辑，不需要在名辩学之外再去研究中国逻辑史；有的认为名辩学并不限于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它还应包括哲学、语言学的某些领域，但仍以中国古代逻辑为重点和核心；有的认为名辩学决不限于中国古代逻辑，不能只从逻辑学的观点研究名辩学，而应当主要从哲学、语言学、符号学乃至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研究、论述名辩学；有的认为名辩学应当是一种哲学思潮、学术思潮和文化思潮等等。

无可否认，对“名学”、“辩学”、“名辩学”之名的理解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正是重新理解“名辩学”之名和深刻研究“名辩学”之理的一个新的重要开端。有的学者并已开始用“名辩”之名概括、提出了名辩的理论体系，有的正在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研究名辩学的性质、对象和理论体系，这些都对名辩学的研究起着积极的作用。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或一本论著对中国古代名辩学之是否存在以及对名辩学之性质、对象、体系应当如何理解和表述等基本理论问题，作出过认真的论证和充分的分析。为此，我认为要回答名辩学之是否存在及其对象、性质和理论体系等问题，就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充分的论据和论证。研究就是要提出论证，没有论证就没有研究，这就是我决定要专门研究和撰写中国名辩学的起因、理由和目的。

二

如何来研究名辩学？这是我很早就开始考虑的一个重要方法问题。我一直认为，面对名辩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

问题，决不能只凭自己的想法把古代的某些思想（或逻辑或哲学或语言或语义或语用或伦理或政治或其他学术文化）罗列出来，然后自己加上一个“名辩”或“名辩学”的名称，就算是对名辩学研究的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么把以往所写的逻辑史、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著作都命名为“名辩学”，也未尝不是一种见解，尤其是将“逻辑史”等同或改名为“名辩学”，更是许多人早已认可的一种观点。我并不是要坚决反对等同论，重要的是过去的许多学者尽管提出了“名辩学”等概念，却没有来得及充分论证这一概念的客观性质，实际上没有真正回答和论证有没有名辩学和名辩学应当是什么样的问题。而名辩学之是否存在和名辩学应当是什么样的性质、对象和体系特点，都不能只是自己说一个结论就算数的，应当尽可能地找出充分的论据和进行充分的论证，才能算是真正的立论。

我认为要回答名辩学之是否客观存在和名辩学的对象、性质、理论体系等基本问题，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名辩学”等名的起端以及近现代学者对名辩学的理解和认识，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为此，我决定花大力气查阅我所能找到的大量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特别是逻辑史、名辩史方面的论著，当然这方面的论著是相当浩瀚的，我也只能择其影响较大的著作，论文更是浩如烟海无力顾及。我在查阅了约140多本专著后，总算基本上掌握了近现代学者对“名学”、“辩学”、“名辩学”等名称的提出、使用及其理解等情况，尽管大多数学者还来不及作出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但他们提出的对“名学”、“辩学”或“名辩学”的理解和大量思想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这些名称的提出、使用及其客观根据是很有启迪的。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张岱年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中国哲学之名和辩》一文

及1958年初版和1982年再版的《中国哲学大纲·致知论》中的《名和辩》一章，第一次把名和辩看作是既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一种学术理论。张先生尽管还没有使用“名辩学”之名称，但他提出的名和辩的理论结构，就为“名辩学”之名的提出和名辩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对名辩学体系的理解和提出，深深受到张先生的启迪和教益。从而明确提出，名辩学应当是相对独立的正名学（名）和论辩学（辞、说、辩）的有机结合。

应当承认，近现代学者对名学、辩学或名辩学的种种提法和理解，还仅仅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名辩学的启迪和导引。中国古代有没有名辩学？名辩学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对象和体系结构？不能仅仅根据近现代学者的理解和论点作出判定，而首先必须依据于古代学者的实际思想和论著来作出论证。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著作中如何去发现和论证中国古代名辩学之理论和体系，又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大量近现代学者的论著中发现，大多数学者在论及中国古代的名与辩时，都特别强调公孙龙的《名实论》、后期墨家的《小取》篇和荀子的《正名》篇是集中论述名辩的主要代表作。我自己在长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中，也完全承认这三篇原文确实是最集中讨论名辩的代表作。因此，我决定把剖析这三篇代表作中的主要思想理论作为论证名辩学之性质、对象和理论体系的基本依据。考虑到一些学者对这三篇代表作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我决定对这三篇代表作分别作出校注、今译和剖析，以作为我立论的基本依据。因为不同的校注将产生不同的今译，不同的今译又将会有不同的剖析，不同的剖析就将成为不同的论据，并将作出不同的论证，所以我特别把这三篇代表作的校注、

今译和剖析也作为正文列入，视为必读内容。我正是主要通过这三篇代表作的校注、今译和剖析，论证了我对名辩学性质、对象和理论体系的理解和结论。这就是说，大量查阅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和对三篇名辩代表作分别作出校注、今译和剖析，这就是我研究和论证名辩学的基本过程和主要方法。

三

我通过这次研究取得了哪些收获、论证了哪些新见呢？其实，研究的收获和新见是在研究之后自然得出的，这就是根据大量论据而逻辑地推出（论证）的。应当承认，我已经撰写过一些逻辑史方面、特别是先秦逻辑方面的论著，但这次除主要论及先秦各家的名辩逻辑思想外，还特别补充了我过去从未论及的先秦以后有关名辩的思想资料。应当指出的是，本书的重点是在论证名辩学之是否客观存在，并揭示名辩学之性质、对象及其体系特点。所以，本书的第一编《绪论》部分乃是作者提出的全新论点，是作者依据新的论据进行的全新论证，是建立正名学和论辩学理论体系的指导原则。我通过查阅、分析近现代学者对“名学”、“辩学”、“名辩学”等名称的提出和理解，特别是通过对古代三篇名辩代表作的认真分析，终于从相当充分的论据中得出了有关“名辩学”之名的源流和名辩学之对象、性质及其理论体系的全面论证，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论点（收获或新见）有四个：

其一，本书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考察了“名学”、“辩学”、“名辩学”之名的源流，考察了近现代学者提出和使用“名学”、“辩学”、“名辩学”等名的原意和理解。根据约定俗成的制名原则，尽管人们还在同时使用着“名学”、“辩学”或“名辩学”之